

# 校园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对校园欺凌的交互效应： 失败恐惧的作用

张九妹<sup>1</sup>, 谢珊珊<sup>2</sup>, 叶玉珊<sup>1</sup>, 林荣茂<sup>1</sup>

(1. 福建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2.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与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家校协同合力抑制青少年校园欺凌问题是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工作。基于 2018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8)的中国青少年数据,探讨校园氛围和父母情感支持对青少年校园欺凌的交互效应,以及失败恐惧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校园竞争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负向预测校园欺凌;校园合作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正向预测校园欺凌,失败恐惧起部分遮掩作用。研究结果对家校协同抑制青少年校园欺凌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校园氛围;父母情感支持;校园欺凌;失败恐惧;PISA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784(2024)03-0047-07

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或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行为<sup>[1]</sup>。其核心特征是蓄意伤害性和力量不均衡性<sup>[2]</sup>。调查显示,我国中学生群体中的校园欺凌发生率为 14.9%~25.0%<sup>[3-4]</sup>。以往研究指出,无论对于欺凌者、受欺凌者抑或旁观者,欺凌都是内化问题(如抑郁、焦虑等情绪症状)、外化问题(如社交焦虑、自杀、自伤、犯罪等)的重要风险因素<sup>[5-9]</sup>。校园欺凌也会对其成年后的身体健康、犯罪和社会经济产生长远影响<sup>[10]</sup>。因此,青少年的校园欺凌问题尤其值得重视。

校园和家庭是影响校园欺凌的重大因素。在校园中,积极的校园氛围会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而欺凌在消极的校园氛围中更为盛行<sup>[11]</sup>。在家庭中,亲子关系是青少年抵御欺凌的重要保护因素<sup>[4]</sup>。由此可知,无论是校园氛围还是亲子关系都与欺凌密切相关,预防和干预欺凌不应局限于某一方面,而要发挥家校协同的力量。笔者将探寻校园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对校园欺凌的交互作用,以期家

校合力共防校园欺凌提供理论依据和借鉴。

## 一、研究背景

### (一)校园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对校园欺凌的交互影响

校园氛围指在学校中个体或集体感知到稳定且持久的心理社会环境特征<sup>[12]</sup>,可分为竞争氛围与合作氛围。研究发现,校园氛围能显著预测校园欺凌行为。具体而言,合作规范越强的学校,欺凌发生率越低,而在竞争规范中欺凌明显增加<sup>[13]</sup>。父母情感支持是指父母对孩子表达的关心、接纳、帮助以及支持的行为<sup>[14]</sup>,是父母支持的主要类型,父母的温暖和接纳可以避免青少年卷入欺凌<sup>[15]</sup>。相反,父母的惩罚和忽视会增加校园欺凌的可能性<sup>[16]</sup>。综上,校园合作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均具有保护效应,而校园竞争氛围具有风险效应。

通常而言,良好的校园与家庭情感支持(校园合作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被视为是健康、安全的环境,有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然而,近年的研究指出,积极、健康、安全的环境反而会引发青

收稿日期:2024-04-03

资助项目:福建省社科一般项目(FJ2022B037)

作者简介:张九妹,女,应用心理硕士。研究方向: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通信作者:林荣茂,Email:lrn990527@hotmail.com

少年更多的健康问题,这一现象被称为“健康环境悖论”<sup>[17]</sup>,尤其在反复性、长期性等的欺凌行为中。国内外学者均发现,在越健康的环境中(如欺凌、受欺凌水平较低等),受欺凌者的内外化问题更严重<sup>[6,18-19]</sup>。这一现象可能是群体认知偏差造成的。具体而言,大多数群体会持有“公平世界信念”的认知(即受害者有罪)。在健康的环境中,群体对于欺凌发生的原因倾向作外部归因,会认为受欺凌者是群体中的“异类”或是“有罪”的,从而使这类群体被拒绝和边缘化<sup>[20]</sup>。同时,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会通过比较与自己相关人的经历来评估自己。当在不利环境中时,个体会通过向下比较(即与同样处境的个体进行对比)来维护自尊水平,而当个体向上比较时(即与处境较好的个体进行对比),会产生更多的负面体验(如较低自我价值感、无能感等)<sup>[18]</sup>。因此,在一个支持性的、安全的环境中,青少年会倾向持有这种认知:自身的处境是自身的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环境(即内部归因),并认为自身的处境难以改善<sup>[21]</sup>,这时外界良好的支持可能更会加重个体的羞愧感和失败感,从而难以脱离欺凌事件,受到更多的欺凌<sup>[20]</sup>。据此,笔者假设校园合作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作用正向预测欺凌,而校园竞争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作用负向预测欺凌。

### (二)失败恐惧的作用

失败恐惧是指由于个体预期达不到某个目标时而产生的一种负面情绪,包括内疚、羞耻、焦虑等复杂情绪<sup>[22-23]</sup>,被视为一种常见的心理缺陷<sup>[24]</sup>。Swearer<sup>[25]</sup>等指出,研究中常被忽视的个体内部心理资源或缺陷,可能是环境对心理健康影响的重要机制。这说明,失败恐惧可能是校园氛围、父母情感支持及交互项对校园欺凌的作用机制。基于问题行为理论,个体心理因素不仅会直接影响其行为,也是环境因素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路径<sup>[26]</sup>。失败恐惧较高的个体更可能成为欺凌的受害者<sup>[27-28]</sup>,而良好的环境支持可以通过影响青少年失败恐惧的发展,进而降低其卷入欺凌问题的风险。

已有研究显示,高失败恐惧者更容易体验到低水平的自我价值感、自尊感,逐渐在人际中形成退缩行为,进而增大被欺凌的风险<sup>[29-30]</sup>。研究指出,相较于合作氛围,竞争氛围有助于激发个体对成功的追求,但是同样会引起对失败的高度恐惧<sup>[31-32]</sup>,从而使人形成典型的受害者特征。此外,父母支持

是影响中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家庭因素<sup>[33]</sup>。父母的情感支持和理解可以降低青少年的羞怯和负面评价恐惧水平,从而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风险<sup>[34]</sup>。综上,失败恐惧可能在校园氛围、父母情感支持及交互项与校园欺凌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 (三)研究假设与模型建构

综合上述的研究,笔者采用潜调节结构方程(Latent Moderated Structural Equations, LMS),从家校协同的视角,探讨失败恐惧在校园氛围、父母情感支持及交互项与校园欺凌中的中介效应,并提出以下假设:(1)校园氛围、父母情感支持均对校园欺凌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校园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显著预测校园欺凌;(3)失败恐惧在校园氛围和父母情感支持及交互项与校园欺凌之间均起中介作用(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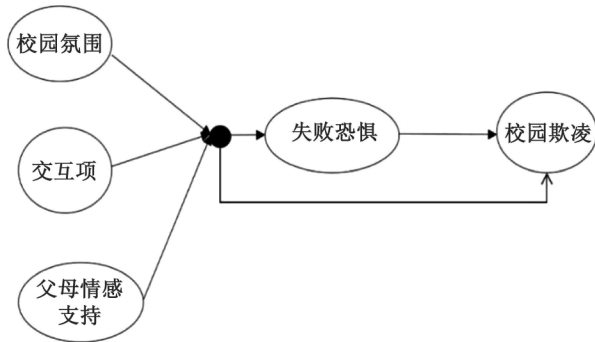


图1 假设模型

## 二、研究方法

### (一)数据来源

笔者使用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2018)数据中的中国四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和江苏)数据,共12 058名学生参与此次调查,有效样本量为11 696人。其中,学生的平均年龄为15.27( $S=0.29$ )岁,男生6 079人(52.0%),女生5 617人(48.0%),初一26人(0.2%),初二174人(1.5%),初三3 967人(33.9%),高一7 397人(63.2%),高二125人(1.1%),高三7人(0.1%)。

### (二)变量描述

1. 校园氛围。笔者仅选取PISA2018中合作氛围和竞争氛围来衡量校园氛围。分别用4题来反映青少年感知到的校园合作氛围(如“学生似乎崇尚合作”“学生之间似乎相互合作”“学生似乎都觉得相互合作是重要的”“学生觉得自己被鼓励与他人合作”)与校园竞争氛围(如“学生似乎崇尚竞争”

“学生之间似乎相互竞争”“学生似乎都觉得相互竞争是重要的”“学生觉得自己被拿来与他人作比较”)。采取 1(“完全不准确”)~4(“极为准确”)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学生感知到的合作或竞争氛围越强<sup>[35]</sup>。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80,合作与竞争分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分别为 0.93 和 0.81。

2. 父母情感支持。PISA2018 通过 3 题反映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在学业、困难和自信心方面的鼓励与支持(如“我父母支持我在学习上的努力和成绩”“当我在学校遇到困难时,我的父母会支持我”“我父母鼓励我要自信”),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法,1(“非常不同意”)~4(“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情感支持越高<sup>[36]</sup>。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91。

3. 失败恐惧。PISA2018 通过 3 个项目来反映青少年失败恐惧的程度(如“当我失败时,我会担心别人对我的看法”“当我失败时,我会担心自己天分不足”“当我失败时,我会怀疑自己对未来的计划”),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法,范围从 1(“非常不同意”)~4(“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失败恐惧的程度越高<sup>[35]</sup>。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

数为 0.78。

4. 校园欺凌。PISA2018 通过让青少年主观报告,在过去 12 个月里,在学校遇到言语欺凌、躯体欺凌和关系欺凌的频率(如言语欺凌:“其他同学嘲笑我”;躯体欺凌:“我被其他学生打或推搡”;关系欺凌:“其他学生故意排挤我”等),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法,范围从 1~4 分(1=从未或几乎从未,2=1 年几次,3=每月几次,4=1 周 1 次或更多),均分越高,表明遭受的欺凌越频繁<sup>[35]</sup>。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84。

(三)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26.0 进行描述统计、相关性分析和信度分析,使用 Mplus 8.10 进行间接效应分析。使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方法( $n=1\ 000$ )对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数据显示,校园合作氛围、父母情感支持与校园欺凌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校园竞争氛围、失败恐惧与校园欺凌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表 1)。

表 1 各变量的均数、标准差和 Pearson 相关系数

| 变量       | $\bar{X}$ | S    | 1        | 2       | 3        | 4       | 5 |
|----------|-----------|------|----------|---------|----------|---------|---|
| 1 校园合作氛围 | 2.85      | 0.73 | 1        |         |          |         |   |
| 2 校园竞争氛围 | 2.57      | 0.69 | 0.14***  | 1       |          |         |   |
| 3 父母情感支持 | 3.33      | 0.64 | 0.30***  | 0.10*** | 1        |         |   |
| 4 失败恐惧   | 2.65      | 0.69 | -0.13*** | 0.12*** | -0.10*** | 1       |   |
| 5 校园欺凌   | 1.27      | 0.46 | -0.17*** | 0.15*** | -0.14*** | 0.14*** | 1 |

注:\*\*\*  $P<0.001$ 。

(二)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笔者分别探讨校园合作氛围、校园竞争氛围和 家长情感支持及其交互项对校园欺凌的影响及机制。由于本研究所涉及变量均为潜变量,因此,以各潜变量的所有项目作为其观测指标。经验证性因素分析(CFA)发现,包含所有潜变量的 5 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标除  $\chi^2$  值受大样本影响外,其余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良好拟合的标准: $\chi^2=4\ 388.73$ ,  $df=160$ ,  $CFI=0.97$ ,  $TLI=0.96$ ,  $RMSEA=0.04$ ,  $SRMR=0.04$ ,所有项目对潜变量的估计即路径负荷均显著,说明观测指标较好地测量和反映了所研究的潜变量。

根据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步骤,在控制

性别、年级后,首先检验不含交互项的基准结构模型<sup>[37]</sup>。结果表明,基准 SEM 模型拟合良好(表 2)。在基准模型中,校园合作氛围显著负向预测失败恐惧、校园欺凌;校园竞争氛围显著正向预测失败恐惧、校园欺凌;父母情感支持负向预测失败恐惧、校园欺凌;失败恐惧正向预测校园欺凌;失败恐惧的中介效应显著(表 3)。因此,校园合作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均在校园欺凌中起保护作用;而校园竞争氛围是诱发校园欺凌的风险因素;失败恐惧对校园合作氛围、校园竞争氛围、父母情感支持和校园欺凌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假设 1 和部分假设 3 得到验证。

其次,检验包含交互项(校园合作氛围、校园竞



争氛围和父母情感支持)的结构方程模型(表 3)。结果发现,包含交互项的 AIC 值相比于基准 SEM 模型的 AIC 值减小了 91.609,即模型的  $\Delta_i$  值 $>1$ ,表明 2 个包含交互项的中介 SEM 模型比基准 SEM 模型有改善;同时,包含交互项的中介 SEM 模型与基准模型的 D 值的卡方检验均显著( $P<0.001$ ),这也证明了有交互项的中介 SEM 模型相比于基准 SEM 模型更好<sup>[38]</sup>。因此,交互项的模型可以接受。

表 2 模型拟合指标

| 模型                   | $\chi^2$  | df  | AIC         | RMSEA | SRMR  | CFI   | TLI   | $\Delta_i$ | LL           | D        |
|----------------------|-----------|-----|-------------|-------|-------|-------|-------|------------|--------------|----------|
| 基准模型<br>(Model 0)    | 4 388.727 | 196 | 39 7835.084 | 0.043 | 0.038 | 0.966 | 0.960 |            | -198 843.542 |          |
| 包含交互项模型<br>(Model 1) | —         | —   | 397 743.475 | —     | —     | —     | —     | 91.609(↓)  | -198 793.737 | 99.61*** |

注: $\Delta_i = AIC_{\text{Model 0}} - AIC_{\text{Model 1}}$ ;  $D = -2(LL_{\text{Model 0}} - LL_{\text{Model 1}})$ ; \* \* \*  $P < 0.001$ 。

表 3 校园氛围和父母情感支持及交互项影响校园欺凌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 Bootstrap 估计

| 路径                    | 估计值       | SE    | 95% CI          | 占比/%  |
|-----------------------|-----------|-------|-----------------|-------|
| 校园合作氛围的作用             |           |       |                 |       |
| 直接效应:合作氛围→校园欺凌        | -0.179*** | 0.012 | (-0.205,-0.157) | 90.5% |
| 间接效应:合作氛围→失败恐惧→校园欺凌   | -0.019*** | 0.002 | (-0.024,-0.014) | 9.5%  |
| 总效应                   | -0.197*** | 0.012 | (-0.223,-0.176) | —     |
| 校园竞争氛围的作用             |           |       |                 |       |
| 直接效应:竞争氛围→校园欺凌        | 0.153***  | 0.012 | (0.127,0.175)   | 87.9% |
| 间接效应:竞争氛围→失败恐惧→校园欺凌   | 0.021***  | 0.003 | (0.016,0.026)   | 12.1% |
| 总效应                   | 0.174***  | 0.012 | (0.149,0.196)   | —     |
| 父母情感支持的作用             |           |       |                 |       |
| 直接效应:父母情感支持→校园欺凌      | -0.105*** | 0.013 | (-0.132,-0.081) | 89.9% |
| 间接效应:父母情感支持→失败恐惧→校园欺凌 | -0.016*** | 0.002 | (-0.020,-0.011) | 10.1% |
| 总效应                   | -0.121*** | 0.013 | (-0.147,-0.095) | —     |
| 校园合作×父母情感支持交互项的作用     |           |       |                 |       |
| 直接效应:交互项→校园欺凌         | 0.075***  | 0.021 | (0.035,0.119)   | 82.5% |
| 间接效应:交互项→失败恐惧→校园欺凌    | -0.011*** | 0.002 | (-0.017,-0.007) | 17.5% |
| 总效应                   | 0.063**   | 0.021 | (0.022,0.105)   | —     |
| 校园竞争×父母情感支持交互项的作用     |           |       |                 |       |
| 直接效应:交互项→校园欺凌         | -0.059*   | 0.025 | (-0.109,-0.008) | 94.7% |
| 间接效应:交互项→失败恐惧→校园欺凌    | 0.005     | 0.003 | (0.000,0.010)   | —     |
| 总效应                   | -0.054*   | 0.025 | (-0.104,-0.006) | —     |

注:\*  $P < 0.5$ , \* \*  $P < 0.01$ , \* \* \*  $P < 0.001$ 。

最后,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交互项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校园合作氛围和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正向预测校园欺凌;校园竞争氛围和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负向预测校园欺凌,验证了假设 2。校园合作氛围和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失败恐惧,失败恐惧正向预测校园欺凌。因此,失败恐惧在校园合作氛围和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与校园欺凌中起到遮掩作用,间接效应值为 -0.011,95% CI 为 (-0.017,

-0.007),间接效应占直接效应的 17.5%( $|ab/c'| \approx 0.175$ ),部分支持了假设 3。

四、讨论

(一)校园氛围、父母情感支持对校园欺凌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校园合作氛围、父母情感支持均显著负向预测校园欺凌,校园竞争水平正向预测校园欺凌。一方面,这说明校园氛围确实会被青少年视为一种隐形的社会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会影



响其对欺凌的认知和情绪反应,也会影响其欺凌行为。在校园竞争氛围中,欺凌会被群体默认为是被认可和支持的,这意味着在这种氛围中,校园欺凌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多,从而导致受欺凌群体也增多;而在合作氛围中,则会强化青少年对欺凌的负面认知(如欺凌是不被认可的),这有利于降低欺凌事件的发生<sup>[13]</sup>。另一方面,合作氛围中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竞争氛围中隐含着社会比较,导致个体间出现负性互动等行为,使得地位较低的青少年成为欺凌对象<sup>[39]</sup>。

此外,作为青少年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sup>[40]</sup>,父母情感支持不仅有利于促进父母与子女的情感沟通与交流<sup>[41]</sup>,及时察觉欺凌的风险;也有助于青少年掌握和提升人际交往技巧和规则,促进社会适应<sup>[42]</sup>,增进群体之间的感情,降低欺凌风险。

## (二)校园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对校园欺凌的影响

通过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交互作用分析的结果表明,校园竞争氛围、校园合作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对校园欺凌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校园竞争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对校园欺凌起到了保护作用,即在校园竞争氛围中,父母情感支持可以显著降低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可能性。这一发现验证了人际关系中的缓冲模式<sup>[43]</sup>,父母情感支持可以缓冲或补偿校园竞争氛围给青少年带来的消极影响。青少年具有强烈的归属需要,当这种需要未能在同伴交往中满足时,往往会寻求家庭中的归属感。这种情感的补偿能够及时缓冲校园竞争氛围带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有效避免在竞争环境中受到欺凌<sup>[15,39]</sup>。另一方面,校园合作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不仅未能发挥保护效应,而且会起反作用——增加青少年校园欺凌。这一结果证实了“健康环境悖论”现象。在校园合作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共同构建的健康环境中,群体会因为持有“公平世界信念”而更容易将一些个体视为“异类”,这时群体对攻击行为有着积极态度,从而使欺凌发生的频率升高,保护行为减少<sup>[44]</sup>。重复发生性不是欺凌的关键特征,却是青少年界定欺凌事件的重要线索,重复发生的事件更可能被青少年认定为欺凌。这意味着大部分欺凌受害者可能长期处于校园欺凌中。因此,在校园合作与父母情感支持的双重人际支持下,当个体受欺凌后会将原因归咎于自身(“一定是我有什么问

题”),这可能会加重其负面情绪和社交焦虑,强化其受欺凌的形象,从而受到更多欺凌<sup>[17,20]</sup>。

## (三)失败恐惧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失败恐惧分别在校园氛围、父母情感支持对校园欺凌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部分假设3。与以往研究一致,本研究发现,与校园合作氛围相比,青少年在校园竞争氛围中的失败恐惧水平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在合作氛围中,青少年更可能感知到同伴间的积极人际互动以及减少情绪问题,缓冲个体失败恐惧感,从而有效减少校园内欺凌现象<sup>[45]</sup>。在竞争氛围中,同伴间的互动会更加消极、学习焦虑加重,增加个体的失败恐惧水平,进而引发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和低水平的自我效能感等<sup>[46-47]</sup>,使其沦为欺凌对象。支持性的家庭环境能促进积极情绪的发展,缓解负面情绪的影响,从而降低青少年欺凌的风险<sup>[34,40]</sup>。此外,失败恐惧在校园合作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对校园欺凌的影响中起遮掩效应,即交互项水平越高,失败恐惧越低,而失败恐惧会增加欺凌。校园合作氛围与父母情感支持的交互项是双重情感支持,弥补了失败恐惧这一心理缺陷,增强青少年心理能量,使其避免成为欺凌目标。

## (四)研究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的结果为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干预提供了新思路。首先,学校和父母要注重营造积极、温暖、支持的家校环境,弘扬合作、互助、友善的校风和家风,以预防和降低欺凌的发生。其次,良好的家庭和校园氛围对卷入欺凌中的青少年起反作用,这启示学校和父母要及时察觉和干预处于欺凌中的青少年,以免加剧校园欺凌的影响。最后,学校和父母应培养和提升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以降低失败恐惧水平,避免青少年成为欺凌目标。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本研究为横断研究,无法说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今后可通过追踪设计探索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校园欺凌存在多种形式,家校协同对不同校园欺凌行为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这也有待进一步验证。

##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十一部门. 关于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EB/OL]. (2017-11-23) [2024-03-3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1/moe\\_1789/201712/t20171226\\_322701.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1/moe_1789/201712/t20171226_322701.html).
- [2]张文新. 欺凌的界定:文化和发展的视角[J]. 心理发展与

- 教育,2023,39(4):590-598.
- [3]谢家树,魏宇民,ZHU Z R.当代中国青少年校园欺凌受害模式探索:基于潜在剖面分析[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9,35(1):95-102.
- [4]ZHAO Y P,HONG J S,ZHAO Y F,et al. Parent-child, teacher-student, and classmate relationships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mental health[J]. *School Mental Health*, 2021, 13(3):644-654.
- [5]张梦洁,赵献梓.欺凌受害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4,32(2):283-289.
- [6]刘晓薇,潘斌,陈亮,等.受欺负与青少年外化问题关系的“健康环境悖论”: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报,2021,53(2):170-181.
- [7]游志麒,徐钰,张陆.校园欺凌旁观者干预量表在初中生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1):7-10.
- [8]BETTENCOURT A F,CLARY L K,IALONGO N,et al.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bullying involvement in first grade[J].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2023, 97:63-76.
- [9]HOLT M K,VIVOLO-KANTOR A M,POLANIN J R,et al. Bully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and behaviors: a meta-analysis[J]. *Pediatrics*, 2015, 135(2):496-509.
- [10]ARSENEAULT L. Annual research review: the persistent and pervasive impact of being bullied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18, 59(4):405-421.
- [11]DING Y,LI D,LI X,et al. Profiles of adolescent traditional and cyber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the role of demographic, individual, family, school, and peer factors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20, 111:106439.
- [12]HOY W K,HANNUM J W. Middle school climat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organizational health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J].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997, 33(3):290-311.
- [13]JONES S E,BOMBIERI L,LIVINGSTONE A G,et al. The influence of norms and social identities on children's responses to bullying [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2, 82(2):241-256.
- [14]SHAW B A,KRAUSE N,CHATTERS L M,et al. Emotional support from parents early in life, aging, and health[J]. *Psychology and Aging*, 2004, 19(1):4-12.
- [15]BISWAS T,SCOTT J G,MUNIR K,et al. Global variation in the prevalence of bullying victimisation amongst adolescents: role of peer and parental supports [J]. *EClinical Medicine*, 2020, 20:100276.
- [16]LEREYA S T,SAMARA M,WOLKE D. Parenting behavior and the risk of becoming a victim and a bully/victim: a meta-analysis study [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3, 37(12):1091-1108.
- [17]SALMIVALLI C. Peer vic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in young adulthood: commentary on the special section [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18, 46(1):67-72.
- [18]HUITTING G,LODDER G M A,OLDENBURG B,et al. The healthy context paradox: victims' adjustment during an anti-bullying intervention [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9, 28(9):2499-2509.
- [19]SALMIVALLI C,LANINGA-WIJNEN L,MALAMUT S T,et al. Bullying prevention in adolescence: solutions and new challenges from the past decade [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21, 31(4):1023-1046.
- [20]刘晓薇,潘斌,李腾飞,等.班级环境如何影响受欺负者的适应?健康环境悖论及其发生机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37(2):298-304.
- [21]SCHACTER H L,JUVONEN J. The effects of school-level victimization on self-blame: evidence for contextualized social cognitions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5, 51(6):841.
- [22]MC-GREGOR H A,ELLIOT A J. The shame of failure: examining the link between fear of failure and shame [J].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5, 31(2):218-231.
- [23]CONROY D E.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fear of failure: the performance failure appraisal inventory (PFAI) [J]. *Anxiety, Stress and Coping*, 2001, 14(4):431-452.
- [24]HUANG 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elf-efficacy, fear of failure, and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21, 127:106084.
- [25]SWEARER S M,DOLL B. Bullying in schools: an ecological framework [J]. *Journal of Emotional Abuse*, 2001, 2:7-23.
- [26]JESSOR R. Problem-behavior theory,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and adolescent problem drinking [J]. *British Journal of Addiction*, 1987, 82(4):331-342.
- [27]CONROY D E. Representational models associated with fear of failure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3, 71(5):757-784.
- [28]HAWKER D S,BOULTON M J. Twenty years' research o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social maladjustmen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ross-sectional studies [J]. *Th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2000, 41(4):441-455.

- [29] KONG F Z, ZHAO L L, TSAI C 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action; the effects of fear of failure and role model[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 11: 229.
- [30] MOSEWICH A D, KOWALSKI K C, SABISTON C M, et al. Self-compassion: a potential resource for young women athletes[J].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2011, 33(1): 103-123.
- [31] KHAN S, LIANG D P, ANJUM M A, et al. Linking perceived market competition threat to moral disengagement; the roles of fear of failure and moral relativism [J]. *Current Psychology*, 2021, 40(8): 4086-4100.
- [32] WOLF T, JAHN S, HAMMERSCHMIDT M, et al. Competition versus cooperation: how technology-facilitated social interdependence initiates the self-improvement chai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021, 38(2): 472-491.
- [33] STADLER C, FEIFEL J, ROHRMANN S, et al. Peer-victimization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adolescents: are parental and school support protective? [J]. *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 2010, 41: 371-386.
- [34] 安鑫, 盛烨. 父母教养方式、羞怯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3, 21(3): 434-437.
- [35] OECD. PISA 2018 Results (Volume III): what school life means for students' lives [EB/OL]. (2021-12-03) [2024-03-30]. <https://www.oecd.org/pisa/publications/pisa-2018-results-volume-iii-acd78851-en.htm>.
- [36] OECD. PISA 2018 Results (Volume II): where all students can succeed [EB/OL]. (2021-12-03) [2024-03-30]. <https://www.oecd.org/pisa/publications/pisa-2018-results-volume-ii-b5fd1b8f-en.htm>.
- [37] 方杰, 温忠麟.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J]. *心理科学*, 2018, 41(2): 453-458.
- [38] SARDESHMUKH S R, VANDENBERG R J.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17, 20(4): 721-745.
- [39] DI STASIO M R, SAVAGE R, BURGOS G. Social comparison, competition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in junior high school classrooms predicts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6, 53: 207-216.
- [40] 张娜, 宋晓娟, 王玥. 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与青少年数字阅读素养的关系: 阅读兴趣的中介作用和父母情感支持的调节作用[J]. *应用心理学*, 2022, 28(6): 507-515.
- [41] WANG C X, LA SALLE T, WU C R, et al. Do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adult support matter for students' suicidal thoughts and behavior in high school? [J].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2022, 51(3): 329-342.
- [42] 罗良. 儿童青少年发展中的父母教育卷入[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 21-28.
- [43] 田菲菲, 田录梅. 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影响问题行为的3种模型[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6): 968-976.
- [44] 胡义豪, 徐璐妍, 卞小华, 等. 同伴侵害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 班级攻击规范凸显性的调节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3, 39(4): 542-549.
- [45] WANG F, KING R B, ZENG L M. Cooperative school climates are positively linked with socio-emotional skills: a cross-national study[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4, 94(2): 622-641.
- [46] HUNTER E, JENKINS A, MARK-HERBERT C. When fear of failure leads to intentions to act entrepreneurially: insights from threat appraisals and coping efficacy[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021, 39(5): 407-423.
- [47] GUSTAFSSON H, SAGAR S S, STENLING A. Fear of failure,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burnout among adolescent athletes competing in high level sport[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2017, 27(12): 2091-2102.

(编辑: 陈越)

欢迎投稿《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